

翰苑新書

第五十八冊

續集卷三十五之三十六

謝外除類

謝辟置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五

續集

謝丞相啓

外任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秋崖

伏以赤囊旁午兵氛未靖於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於
大相比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遂於悃辭
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蓋聞 祖宗之盛時
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授鉞元
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材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秘豈有庸材
而使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注之意然闡以內闡以
外一惟其人藐是微蹤疇當重寄伏念某頭顱欲老肝鬲
無竒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賊而遺 君父驅馳五載乃未
能安邊而立功名間者援師之西捷報彼酋之北是殆曰

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重微躬
之惕厲思昔先考遇知 寧皇凜有威名猶加大於十稔
無塵之地奮繇科第僅遺榮於九原莫起之餘豈伊不肖
之孤克邁前人之瞻此蓋伏遇 某官愛人材如護元氣
興治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前惟天保采薇之次第有
謀入告于后皆車攻杖杜之規模蓋嘗欲厘百工而庶績
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夷服顧瞻東鄙幸禦北風故寧就
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動拊鞞之歎致茲庸瑣亦誤褒綸某
敢不永矢捐驅無忘嘗膽惟上策莫如於自治疇非借著之
時彼遠人何有於常強但勵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鑒在茲

代李制置謝丞相

後村

禦戎弗績上孤東閣之知抗疏自言稍絀西清之暇思歸
造化愧溢心顏伏念某猥以薄材當茲重任知 主上兼
愛南北寧忍開邊知 廟堂不問甲兵專謀保境我雖守

信虜自敗盟首挫其淮右之鋒復斷彼山東之臂暮歲于
此疆陲粗安豺狼無厭未飽其所欲蜂蠆有毒已驅而復
來睥睨六閩虔劉兩郡蓋神人之共憤豈臣子之敢安事
許便宜固有已頒之隆指法當牽制詎容不出於偏師文
移但戒以淺攻吏士輒從而深入泗城敗挽淮東驛騷決
千里之籌既無勝算責三軍之帥厥有常刑徒以寇尚在
邊身方扞塞念辭難之未可姑引咎以自歸上援街亭次
稽好水使伏歐刀之戮亦所甘心止裁簪橐之班寧非輕
典信以公朝之寬大深哉吾 相之保全茲蓋伏遇 某
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謂賞罰軍國之紀必合至公然勝
負兵家之常無庸深咎况已自歸於司敗持為少屈於刑
章僅抑隆名尚叨舊寄某敢不堅凝初志懲艾往愆建大
將之鼓旗敢妨賢路奉祠宮之香火終託化鈞

代李制書復學士謝丞相

後村

邊防盡瘁久無可紀之功廟論憫勞驟復已鑄之戕銜恩
至矣圖報缺然伏念某昨為牽撓之師度代跳梁之計徼
功深入雖由偏將之輕指蹤不明亦是中權之失既席藁
引曠官之罪尚奮拳劬討賊之心勉吏士以功名作民兵
之勇氣始目城而陳金湯據險以莫窺及仰寨而攻矢石
乘高而並擊寇猶在境身自督軍但知竭許國之丹心不
敢顧倚門之白髮我師氣奮將四面以窮追彼衆謀知乃
一宵而潛遁蓋却虜乃廟堂之筭而平淮皆將士之勞某
材不足以分比顧之憂功不足以救東隅之失親年婉晚
每於色養以多違衆口紛紜動以空言而責備屢請祝厘
於閑散沆煩當軸之保全還學士之真班出上公之洪造
某官訐謨閔大德量崇深謂天下之才實難察閫外之事
匪易崇文平蜀由黃裳力援於中充國擊羌賴魏相獨是
其說若國論不為之宗主則人情何自而奮強假復玷之

新築圖折衝之來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方丞相
憂邊安敢惜馳驅之力然小人有毋異終憐甘旨之情

除判潭州謝史太師

平園

鍾陵起鎮畏貝錦以辭行楚甸分麾還青氈而假寵上
恩山嶽孤跡淵冰切念某久矣貪榮幾於患失積妨賢於
政地紛召怨於周行向非仰恃者天且有陰為之地自應
竄斥敢望全存何期頻歲之間疊拜除書之下湘波浩蕩
許以承流奎殿穹窿容其通籍固出聖神之眷寧無培
埴之功茲蓋伏遇某官致主動高經邦道廣雖榮歸於
故里每軫記於陳人諒因入覲以嗟枯遂借裏言而起廢
然某年齡已暮政術未知備孟子達尊者三尚復為臣之
致况孔戣宜去者三敢當自助之留姑少副於宸衷即勉
追於賢躅庶无負平日高山之仰亦不辜異時流水之知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秋崖

分聞邊城茂聞治狀進班邃閣忽玷除書蓋悃切而牢辟者凡六章其趨趨而未違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亦切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息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貶以褒以榮為懼伏念某馬齒加長鼯披已窮凶奴不滅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可駭旄頭之甚孰禦強夷之猾夏尺筮以咎盍來羣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內阻外訁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直於西清亦奚以少瀆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蓋伏遇某官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

避某已上丐駭之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為主憂豈敢懷於畎畝四郊多壘則臣辱慨待死於封疆

代潭州鄒帥應龍謝丞相

梅亭

守藩灘水莫奏膚公分聞湘流又承嘉惠仍進璧奎之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夫之竿牘恭惟某官乾坤間氣社稷世臣一日萬機殫輔贊彌縫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故齊人章章有侵疆之歸而魏地糾糾方樂郊之適非用儒無敵於天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惟公克成厥終永息四夷之警俾予從欲以治允為萬世之功况方半二十四考之書詎容專五三六經之美某久違東閣幸宅南郊徒以奉萱草之親難於恋梅花之外所祈便養徑歸綿上之田亦欲投閑稍養瘡濱之疾豈意大鈞之塊北復容小袖之回旋爵祿兩崇敬但龍荊潭之唱和中和並布庶無傷衡嶽之扶輿

除隆興帥謝丞相

西山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聞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儒
紳彼遇之榮絲公衆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
行或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諍乃論事以不休意
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魏綰之亡他
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
持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慢亡稱塞茲由平海改填洪
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
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
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
狃於僥倖軍政弛於日循尺籍五符之師或供他後百壘
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幸存督府之名未始脩元戎之職
盍疇耆括稍昇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
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

淮之聲援退循駑怯曷稱使令恭惟 某官論道廟堂折
衝枕席威伸万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
於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 王
室鳴銜珮玉敢窮歌舞之娛運甓投擄益勵恭勤之節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

前人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烈隆恩下逮况赦過以求誅捧詔
凌兢拊躬感惕某本慚通敏徒抱闊疎入侍軒墀每見玉
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簿復觀奎書恤下之頻誓竭駑材祇
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嘆而桐川尤慘於彫殘蒙賑贍
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飢奚啻於已飢經晝
百為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被靡皇顧文法
以自營頃當原隍驅馳之時備覩田野焦熬之實欲余則
人若青蚨之寡欲濟則官无紅粟之儲抑立視其死歟既
有負求芻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

我以偷安寧若殞身而任責勉效便宜之奉亟蒙問可之音願小臣敢越於拘挛見盛世素行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以王命而賤民難本其所哉貪天功而為已有焉有此心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无足辨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 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而培邦本謂群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嘗有格言而衆戢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政乃尽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得仁馴致是非之易位特加全護俾違譴訶某敢不仰佩洪私益堅素守

除福建漕謝喬平章

壺山

去國食祠甫滿鏡湖之考起家予節俾榮壺嶠之行銘心知密啓之功揣分有踰涯之懼敬裁副墨少叙中丹伏念

某本无技能何足位置值清時之更瑟紛髦士之彈冠幸從羈旅以登朝惟有靖共之在位呂端拙鈍朝士皆目以糊塗鄒浩寬平朋儕或疑其隱默何圖誤渥驟被親除念不為宰相則為諫官亦平居之所欲苟上畏天刑下畏人禍將得罪於此心不揆枉愚稍殫底蘊亦頗增損時賢之論非有忖量明主之心上方從諫以如流已實積誠之未至所期寤意乃類轉喉豈無嬰龍頷之疑又拜立螭頭之寵辭受之間不自决裂進退之義殊欠分明低回久之愧負多矣每瀝懇忱而祈去輒蒙造化之咎留感時事以自驚果人言之弗恕其在漢法蓋坐非宜言之誅使遇唐宗猶得不可赦之罪尚寬斧鑕俾食斗升佩吾君吾相之生成尋某水某立而藏伏未湔舊戾忽冒新榮將扮部之轉輸岐木天之論撰負弩而除道路平生素陋於相如埋翰而止驛亭今日妄希於孟博徒慚小已莫報犬息茲蓋伏

遇 某官柄國親臣經邦魁宰友尚父阿衡於千載壽皆
過於百年合晉公郭令而一人功永垂於萬古損身當社
稷之治亂動足係世道之重輕未能釋風雲之勞特將寬
宵旰之慮閱朝家局面之屢變獨人才氣脉之僅存方將
扶植於凡窮忍使孤危而不保起之流落假以光華弟某
不能深藏大是浪出無健力何以任澄清之寄无巧笑何
以優餽餉之功虛煩陶成必誤器使維駒維騏維驪維駱
知難勝使者之華非龍非羆非虎非豹願亟正師臣之拜

謝李丞相宗勉

前人

拜鏡湖之号甫滿食祠榮繡社之誤行功予節自憐小器
倍費大鈞敬戕草野之危乘上瀆翹材之穹聽伏念某品
流最俗位置素卑蚤歲受知不過言語文字之習中朝借
譽亦惟米鹽金穀之長凡妄意於彈冠一歸功於推一稍
加顯拔積愧僥踰退之只宜著於儒齋子雲分當老於天

祿不圖誤聽驟被親除力不勝衣假以抨彈之任語難出
口責其繩糾之忠將何尺寸之能少効万分之報獨少也
講問於師友謂此非閑慢之官曹方思敬王而與言豈敢
量出而後入積誠未入寤意轉難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
薦藹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賴深知其无它非大過則不
棄兩羊玩愒一力保全竟非直言之誅當得不可赦之罪
猶援之於麤粉欲謀尔以稻梁隱吏山中幾於嚮絕故人
山上屢以書來據搞得眠者甚安飭蔬沒齒其何憾未前
舊戾忽被新榮將輸假扮部之光論撰峻木天之直无子
駿所長之一技與君謨相望於百年寵踰晋吏之起家華
甚漢人上冢可仕可止亦了了以奚疑不進不休乃卷
卷而至此茲盖伏遇 某官擎天柱石醫國參苓防倭幸
杜私門深絕魚仇之禍抑詭怪暢皇極潛銷牛李之前與
念孤危久淪冗散逆鱗大罪金鷄已賜於赦除駕杜麓官

木牛試資其轉餉所以寓哀賤之補豈徒曰布衣之私第
某三瀆是虞一出大驟上褒于於名器下愧負於簡書有
刺史之榮元刺史之難敢發郢州之歎知文人之真愧丈
人之厚空哦清渭之詩

除成都漕就任謝史丞相

梅亭

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不由
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感激肺肝切以益部
夙繫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成都舊稱陸海海鳥料其揚塵
蓋自利路之荒殘尋至潼川之剽掠督責惟深於西道劬
勞良慘於北山巧婦尸之尚難責无麵之餅老農墮甚若
為取不稼之禾伏念某多病不材至愚極陋少年躁妄夏
虫語冰而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惟既之犬雞
之效退已孤鷗鷺之盟天宇浮眉尚青眼逢迎之舊雪山
到面驚白頭比此之新比聞驪駕之虛大有鵝書之薦蜀

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驅吳客思薄恐負樵蘇之後爨駭
采葑於下体孰蟠木之先容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恩異
甚用者不才才者不用外訖謂何此蓋伏遇 某官柱石
九筵權衡六幕熙帝載使宅百揆燮和歷三紀之間立太
傳茲惟三公辭遜閱十年之久蓋欲復文武之境然後受
周畢之封帝王出万全率田先正舊典之式春秋大一統
迄還寧人有指之疆率土莫非王民皇天既付中國始由
孤棘出正顛槐窺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迨天未
陰雨之責尚克綢繆眷言黑水之惟梁正睿青天之轉粟
飛芻既急刻楮尤艱知其熟魚鳧之游念其无虬螭之援
特加識察俾效馳駘某敢不思廣咨詢力備任負三十鍾
致一石無敢辭難百畝分食九人亦當加念惟知黽勉皇
恤駕庸流馬木牛倘可息民而休士拳龜籠鶴終希置散
以接閑

廣東漕謝二相

後村

俾司歛散績効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暖光華之
選出元台啓擬之恩切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烏知
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正丁寧深歎
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裨公家
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重試於木
牛伏念某膠守舊閑愧無新智辱翹材之汲材街使命以
駘馳冰蘖持身米鹽行慮毀家以紓楚難景行有慚汎舟
而救晉飢秋毫無助一迂甚寵內省若驚蓋周子之舊遊
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之往來田里窮空曾
是輶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采何以供江上之屯荷
賢宰相之生成懽賤有司之敗缺茲蓋伏遇某官並叔
髦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澆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
節錨鉞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上孤煩使某敢不恪共官

守仰答已知范公一筆之勾儻未捐於大造后山辦香之
敬誓永畢於此生

江東憲謝鄭太保

前人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号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被
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病在信書
書作太玄如鼠坻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所樂聞未嘗
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值真儒
之當國獲陪髦士之在廷朝猶誦杜甫於百僚夕有墜宗
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綆莫施
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老蓋亦歸乎魯
諸生无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出節以起家群嘲
衆罵之身不无懲創再衰三竭之氣未易激昂雖勉奉直
指而行深恐爲翹材之累共惟某官有安陽叟之大有
涑水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而歸士或負已終

無厭士之意與懷舊掾久伏空山昔位置入宮未免召我
眉之妬今驅馳于隄第令服馬走之勞特假皇華以安孤
蹟某敢不恫瘝求瘼平恕誠疑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材
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憐

除江東憲謝丞相

前人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衆咸
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游忝弓旌輒
投畧獲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去江上
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世皆云東野詩寒
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搖手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
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夕盼拔拭之除
書見車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厥令 聖君賢相一既
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而不食頓忘鴛劣
遂許驅馳然奏誠繁而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

至田里有呻吟顛顛之態郡邑少忠厚豈茅之風每隱於
心爲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
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
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玉尺以量材躬衮衣而下士已
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魯之諸生念某昔忝班行與夔龍
之武接察其粗經原隍意農馬之智專特昇皇華以榮晚
節某敢不感公朝之起廢体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
六條顧激揚之安出冢宰操詔王之八柄儻黜免之小寬

除秘撰閩憲謝丞相

後村

白髮奉親安於縣隱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之育
材誰念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稽首歸息伏念某屬者重
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 隆恩寵務觀之時不旬
月掌贊書用 元祐待坡翁之事僕無它諤巧以速化公
有大力量以曲成方舉國勇於去凶而 富宁聽其謝事

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櫓之姦言者疑曾子開而忿嫉
新州之意孤 明主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之知一自退
藏數為啓擬靈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得州難強
大人而俱往遂進隆名於中秘就陳臬事於外臺庭闈喜
而加餐鄉井詫其創見叱馭為忠臣回車為孝子慨兩全
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
勞伊始辱命是憂茲蓋伏遇 某官赤舄之歸方新緇衣
之好逾篤温公除吏莫崇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材不奪
大年揚翟之志恩伴卯翼報茂毫釐某敢不采風謠平反
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首渭濱不无杜老之戀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後村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先生
原隍息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遊遠 先朝將指居多館
李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未鹽之能吏未覩研桑之新智

先隳冰檠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何以拔書生而臨
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縮縣章之
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彈文追咎榻
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
返緼袍之舊一朝枚拭姓名出夾袋之中深惟卯翼之恩
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
顛客橫行增筭之符方急領民責雜泛舟之後來休操守
則失人心謬愆則誤國事鴻私所被蚤負莫勝茲蓋伏遇
崇官德享天心功熙 帝載內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
之觀風謂昔者 熙寧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 元祐必
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餘或可希前修之万一某
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既誤蒙於推擇
丞相母拘文法或願効於驅馳

代改除淮東倉謝丞相

後村

乘塞二年初無治狀觀風一路忽忝除書戴洪造之生成
拊丹衷而感慨伏念某起家孤立涉世寡諧恥干流俗之
虛名竊慕古人之大節豈不有激昂之志勇於敢為惟其
欠嫵媚之姿動而得謗已灰心於絞冕甘屏迹於山林會
公朝記奔走之勞而聖世開孤寒之路一分半刺三剖左
符治郡功名既乏龔黃之最守邊威望又慚羊陸之風屬
謹備於邊陲粗宣勤於城壁皆臣子當為之事何足自言
受君相非常之恩未容引去忽繇之壘躡建外臺側聞鼎
鉉之間屬意牢盆之事法方有弊莫調琴瑟之膠絃時豈
无材少出莖篔之妙指夫何臨遣及此踈庸以理財則未
識於源流以按部則弗強於風采選掄既遴若為釀東閣
之知綜覈方嚴恐莫違西曹之責荷丘山之施重圖洎露
之報難茲蓋伏遇某官翕受群才博聞公道內修法度統
成周之百官外採風謠擇開元之十使顧如朽質尤費大

鈞察其斷斷之無它憐其落落之難合倣之以長養成就
之力收之於排斥擯弃之餘遂使孤蹤驟將陰指某敢不
稍尋積弊仰答至公方科瑣憂邊斷無期會之不報以便
宜從事尚祈文法之稍寬

代湖南提舉就任謝丞相

後村

久臨支郡汰免為宜就建外臺超踰已甚孤子乏它人之
助終始出吾相之息伏念某奮自羈單號稱迂緩素拘牽
於繩墨頗練習於米鹽辰不再來蚤失投機之會老之將
至始逢解瑟之辰然誤蒙拔擢以來曾未有建明而去自
收朝蹟愈累化工甫須臨汶之瓜遽剖衡陽之竹撫摩生
聚粗竭區區玩喝歲時終無赫赫又况庭闈耄矣鄉井邈
然方深懷土之思乃冒觀風之寄由屬郡徑分於小節蓋
微生每託於大陶謂嘗宣牧守之勞庶幾知奉使之休靜
言湖外夏隔日邊民方困歲歉而苦飢吏或謂天高而肆

虐既尸庾事蓋為歛散之儲况擁皇華敢廢咨諏之誼沐
寵光之特異凜責任之難堪伏遇 某官開國功高格天
業鉅區分諸道用開元賢相之規選擇職司猶 慶曆名
臣之意夫何鄙朴亦奉使令某敢不退省所蒙恪共乃職
固無竒節可酌當軸之知竊慕先賢妄有登車之志

再任制幹入蜀謝丞相

梅亭

遮日而走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羶知塊
北之无垠難越越而不進輒修贊見併吐謝衷伏念某骯
髒之竒睚盱有志一科不補隨身溝瀆之尋常萬物皆塵
妄意簡編之尺寸繇頃年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
湖痛尤未定捫參歷井夢不敢尋故曰祥除甘就部闕適
於西清之衆論許為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或動乞
將之興乞璞而售乾璞誰適為容翹材以待大材汝非所
及猶賴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蒙羅而致之兆足行

矣幾葵魚腹固嘗回孝子之車又過年腸益合叱忠臣之
馭切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之師要是四蜀之可憂殆匪
一端而遽止雖托重固在詩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
才置諸鄒枚之間蓋有禘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
遇 某官身佩安危功存開濟獨揮九日再為天地以立
心八荒一雲復命山澤之通氣行政如彼其久樂不存焉
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粵從更化專務調元三諧既平
元首有股肱之喜五湖方擾中國無疥癬之憂然欲折千
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
誠死城郭誠死封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
不体認一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籍莫酬相國之
知遠而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叅議謝丞相 后村

趣裝就道方趨 君命之嚴有列於朝兼領軍諮之任恩

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常從薄宦少日忘希
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之永并焉得
護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涂猶守死於善道厲者
冰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明交壁帛於道塗委弓
鈞天之奏纍臣魂斷忽有脩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
已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莆接壤參佐祿憂禹錫毋予
可以俱行尚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烏臺之禍尽出生
成矧今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盖
伏遇 某官獨秉 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
其有為揚維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彥猶
不遺管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垝圯成書无日空嗟太
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除淮西總領謝丞相

雪岩

江淮財賦正勤帝顧之憂李校蓋鹽匪稱王官之選天朝
建遣星夜趣行始未至金城之時莫能踰度今已涉太行
之地斯識路難吐背臆言之此謂膏肓病也粵觀四所浸
歷百年蜀墟虧陷既不復支淮甸流離大為可慮昔則余
塞上之穀以給塞下之食今則運江南之米以供江北之
民泛舟巢湖以餽合肥道真河而越滿浦鯨波幾轉殆猶
十步九折而上青天臺費百端何止千里十鍾而得一石
况網解困於諸州之逋負兼牢益窘於今日之變更兩軍
蔑有於經常一赴全資於科降按圖而駁可索事猶庶幾
守株而免不來計將安出盧扁之醫望且走矣衛霍之將
政自紛然坐虛數而責實逋截後網而補前欠但知增皂
之為喜不念竭澤之可憂百夫食千夫名正坐昔人之戒
生券添熟券在可堪他日之需更加新楮之全支益重近
憂之太甚倉教築底僅存兩月之積儲符匣愆期動是半

年之往返通國皆難為之患如霖非可任之才沙洲之雁
已飛風寒何補鹽車之驥久困日甸徒勞甫薛增秩以因
功忽拜出綸而易節使華將指加榮白面之書生即署係
街如在粉墻之省戶寵至渥也責亦重焉雖維於廉明不
擾之餘成規足守然既是支吾不行之所綿力尤難既到
手以莫辭湏尽心而加勉為今之策近譬諸身必脉絡之
流通強行易立若首尾之扞格神力難施劉士安可以利
者與者害除趙管平得以寅日奏而申日報上下相應主
張有人殆如形声與影響之相隨嘗若昏暮求水火之必
得庶能展布獲報眷知茲蓋共惟某官精神折衝度量容
物扶持天步於陽九之會把握局面於陰六之交主此事
則以富公該東廳則問康靖欵名務實不聞宰相之有權
廣益集思但欲清朝之無過念西北之戍未徹慮東南之
力已窮折利推鹽尽掃弘羊之刺備邊足食權循陸贄之

謀知某乃夾袋之姓名錄某以書生之氣習遂從拔擢俾
効驅馳某敢不克盡小廉擔酬大造總領稱上意未敢萌
徼福之私出納謂有司當先革習欺之弊言如皦日比福
商雲

除福帥謝丞相

真西山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
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孑穎小材兩朝三紀之
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游試劇煩秋毫未報於
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暮郡計彈於囊
括席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
循頃蒙祠牒之歲頒粗給宗藩之月稟遂力蠲於苛歛期
少裕於罷氓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
日之久忽聞迅霆奮地之鳴羣枉杜衆正開內既新於黜
陟長官平太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

渥青山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願屬部創夷
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
无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廖
之可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身為列郡之准程大作斯民
之堡障賊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斷盡洗積年貪濁之
風元凱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常相而無債帥其始自
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牧當
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
惟顏川渤海之師皎然丹表如此白日

代劉後村除漕謝喬平章

方烏山

去國食祠甫滿鏡湖之考起家予節俾榮壺嶠之行銘心
知密洛之功揣分有踰涯之懼敬裁副墨少叙中丹伏念
某本无技能何足位置值清時之更瑟紛髦士之彈冠幸

從羈旅以登朝惟有靖共而在位呂端拙鈍朝士皆目以
糊塗鄒浩寬平朋儕或疑其隱默何圖誤渥驟被親除念
不為宰相則為諫官亦平居之所幸苟上畏天刑下畏人
禍將得罪於此心不揆狂愚稍殫底蘊亦頗增損時賢之
論非有忖量明主之心上方從諫以如流已實積誠之未
至所期寤意乃類轉喉豈無嬰龍額之疑又拜立螭頭之
寵辭受之間不自决裂進退之義殊欠分明低頭久之愧
負多矣每瀝懇忱而祈去輒蒙造化之苦留感時事以自
驚果人言之弗怨其在漢法盍坐非宜言之誅使遇唐宗
猶得不可赦之罪尚寬斧鑕俾食斗升佩吾君吾相之生
成尋某水某丘而藏伏未湔舊戾忽冒新榮將粉部之
轉輸峻木天之論撰負弩而除道路平生素陋於相如埋
輪而止驛亭今日安希於孟博徒慚小已莫報大恩茲蓋
伏遇某官柄國親臣經邦魁宰友尚父阿衡於千載壽皆

過於百年合晉公郭令而一人功永垂於萬古捐身當社稷之治亂動足繫世道之重輕未能釋風雲之勞特將寬宵旰之慮閱朝家局面之屢變獨人才氣脉之僅存方將扶植於无窮忍使孤危而不保起之流落假以光華第某不能深藏大是浪出無健力何以任澄清之寄無巧算何以優餽餉之功虛煩陶成必誤器使惟駒維騏維駱知難勝使者之華非龍非鱉非虎非彪願極正師臣之拜

除憲謝宰相

劉後村

五嶺南歸分切黃冠之號大江東去驟叨繡斧之華爰正周原具宣漢詔山川風物實惟慶元丞相之鄉父老童兒能會嘉祐使臣之政僥榮甚矣圖報缺然伏念某累誤弓旌尚貪升斗怡然膝下戲叟萊子之綵衣允矣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帳无鶴怨夜有雀羅借子公力入帝城念不到此間君房清妙天下手屢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雖万户

不與易也忽頒臺傳俾察江濡聞車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獨念聖君賢相更萬化而一新所謂孝子忠臣難二義之兩得不量遲緩仰奉使令登車竟竟氣之槩析律懼聰明之淺自念繇諸生之推擇所宜知庶獄之哀矜平反則有以白其大人式敬則可以長我王國雖慙漢史以清令而為師切慕番君俾江湖之相悅澄清何有块北焉依茲盖伏遇某官以公道秉國鈞以定力調化瑟內之議論既尽革弘陽之風外而循行宜妙選范張之輩興言下士及識上公鷓鴣之群挽之雖不能寸駕馬之智老矣尚堪一行既不改於方心姑俾奉於直指第憐白首有負緇衣某敢不欽恤祥刑共承明德盡心以究民瘼謹身而恤吏好雖有百歐脩豈足望韓公之後安得數子駿其敢忘溫國之言少答殊私即還舊

除守謝史丞相

後村

叢祠丐滿懶暮乞於鏡湖單傳疏榮俾晝行於錦里光
生閭巷思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廷踈去國雜端論
罪欲加斧鑕之誅一相隆寬尚俾斗升之食江湖迹晦
朝市志荒比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勅忽聞予節莫
遂循墻高臥已便着衣裳而顛倒好閑成癖聞車馬以
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扮部將輸之寄重昔在慶
歷君謨有氣節聲粵至淳熙子方以廉介選皆鄉人之
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公微亦叨臨遣茲蓋伏遇某
官塩梅家李喬木世臣陝而東是在周公茂著旂常之
績何以南旋為晋士式邁袞繡之歸方將翕受敷施而
來羣才忍以小過微文而棄一士收之流俗假以光華
某敢不宣布教條講求民瘼責功能之來効贖狂瞽之
往愆相國知予當若何而報稱王事靡塩其敢憚於驅
馳過此以還固知攸措

○外除

除潮倅謝丞相

後村

報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
悉蒙息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
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為孝子為忠臣各遂
匹夫之志輒陳請而力請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
生江淮薄宦與公建議深疑大率之非徐庶念親不務方
寸方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
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老農具
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滿葵立之戍法當掃光範之
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
枕之人自怜暮命之心踰發大陶之問空函朝達除日夕
頌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
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竟潘輿之可往族戚喜

官期之近交游夸廩入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
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恭遇某官夾日元臣擊
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為趙普韓琦
不能為之功声色弗動廣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
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悃請寵
以便安某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
希大造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除吉倅謝丞相

前人

送窮無路遂至顛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先生里巷息出
廟堂切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韓兩
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冤皆終身而莫雪
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中收之於
霜降水固之後我公此幸前哲所難伏念某少也不才長
而无述侍察父愆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

思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調身久落於江湖謗常喧
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為浮薄之婦文人相輕倚據及語
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
者五菴食叢祠者再考独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
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筦記於陳
情負郭无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怜於孝
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
晤曲軫沉淪嘘谷底之寒爰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閑置散
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氈之舊寵已治中之
近次處之江右之名邦除日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
伏遇 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
人材無管崩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免遺
開使過使愚之路終慚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
益堅素守仕澹菴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

未忘回首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梅亭

散人細滿干續食於本朝 宰物曲成特轉丞於支郡詎
 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顛之駒愧溢情顏感踰分願伏
 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踈骨相既屯之雲雷經綸之李丘
 園自賁非河漢黼黻之文猥蒙仰士之仁濫綴教胄之屬
 經笥之嘲未發謗篋之惡已盈先生李雖勤言雖多吝難
 酌毀 相國禮之過知之至罪止從疑俾奉荒祠實為
 寬典拯雲而破帶嶽嶽獨尋黃獨之苗乘月而弄潺湲飽飲
 紅泉之水脩三周於歲鶩冒一問於化甄茲蒙 天恩俾
 貳斗壘都梁樂土巫水舊壻 崇寧拔縣而升軍僅百餘
 歲 嘉定握僉而置倅方一二負及瓜之戍雖遙踵漆之
 謀有待威而龍蛇思為赤子當贊郡條小不虺蜮大不鯨
 鯢仰憑 国力恭惟 某官得聖之任 為帝者師 父

子繼世三公邁史丹仕漢朝之績

明良慶會六字

紹

越王輔

孝廟之勲鹽梅水火鼎寶惟和粉米締繡衣章

亦別存竹頭於舸艦拾桐尾而官商念推鉞之無他嘆陸
 沉之已久日日出笑時雨降矣將今万物之得宜江漢濯
 之秋陽暴之寧忍匹夫之不獲曰其素出於門下使之姑
 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尔位思稱屏星之重圖
 為林水之消魚尾既頰詎敢急斗升於東海烏頭可白倘
 或憐三匝於南枝

代衛太社新除袁州倅謝丞相

梅亭

徼恩改秩誼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數
 密藏其汙疾悒悒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躡全出
 大鈞塊坱之造請陳小子在簡之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
 寒寡挾父書是讀願載續於世科門蔭可羞空屢偕於計
 吏崎嶇三仕蹉跎七階独蒙公相之憫怜不翅子姪之覆

育燕巢於幕方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汗於地
沼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計較平生擢髮固
難於數罪躋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自分於奪牛
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神圍而祝釐懷眷恋
庭闈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山水之縣少俟及瓜忽蒙一
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宜春多勝蓋具見韓昌黎之詩爾
未得賢亦足考李恭伯之記詎應伐輻猥玷題輿按之沸
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伏
遇 某官心契禹臯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方半
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璇機密運而屢
濟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時惟万世永賴之功尚恥
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皆重費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
爲而報稱某敢不銘恩鏤膺圖報誓心肉骨之卵翼之可
坐須於泥軼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卷終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六

續集

辟置類

謝提刑陳龍圖辟添差提幹

可齋

鄭雪巖

古靈藁中衆字屢蒙於題品姑蘇臺上繡衣重覩於光華
方將絲邑吏以趨承乃復以幕僚而收錄際遇得此欣抃
若何輒修尺楮之恭預致前茅之敬共惟某官學精而識
遠道大而器閎湛然百慮之無營真是一清之到底和風
霽月善類心歸烈日秋霜貪夫股栗曩將帝命出鎮古虔
誅三叛人活万家命天地之綱常一正軍國之紀律復張
至今崆峒之民長記甘棠之政五上歸田之請富貴如有
澆焉兩奉召節而來旬月不能留也荐更帥閩外障江濤
人謂公歸必處獻納論思之地心與道會乃甘寬閑寂寞
之鄉若將終身獨高晚節雖子房之遊欲與赤松友然安

石不起其如蒼生何敷陳奏牘之忠嘉發越經筵之講讀
援文宣太宗之治体龜鑑方來指鄧石士及之奸臣鍼砭
受病賢俊擊節愴諫厚顏即省而有此風吾國庶增元氣
眷惟右浙實輔內畿適當飢饉之餘而有流離之衆道路
攘奪之習寔熾林墟嘯聚之聲未沉帝曰孰為朕行僉謂
無如公者攬范君轡狐鼠不待澄清埋張網輪射即亦為
退避昭示好惡奚難輯寧甫駕騏驎已安鴻鴈雖仁人不
以計功為念然朝廷必待有德方尊少為數月之留即登
兩地之近某愚而多慙老矣無成方憂錦製之有傷忽蒙
羅致之如昨摩娑舊物沐浴新恩難莫難於機會之再逢
樂莫樂於道義之相與將軍座下馬當不勞鞭策而後行
丈人屋上烏恐可免唾罵而使去某敢不激揚新意酬報
厚知步亦步趨亦趨何幸從先生之後速則速久則久敬
當遵明命而前心之精微言而膚淺

謝陳提刑奏辟節幹

鄭雪巖

士為知己用豈以利言官非為人謀出於公舉有如此意
復見于今是誠大造之無私茅恐小材之弗称夫欲監司
自擇其屬切聞先正嘗建斯言郭裴之恢拓中興凡奔走
者皆有唐非常士韓范之經略西事預議論者亦我朝第
一流雖負不必備貴精於選掄然人不易知或求之親故
將洗凡而滌陋必選衆而拔尤况節制一司實尊其任而
辟舉曠典久闕乃僚儻易拔茅恐負推轂如某者李古粗
力涉世多艱二紀蓬蓬磨礪未了三羊荈茹險阻備嘗念
置身蛮煙瘴雨之隣幸奉頭光風霽月之近未有一日之
雅獲先衆人而知十六字衣繡之褒首蒙破白數百言丹
青之奏再玷揚清羅而致之玉于成也良難遭際可比尋
常茲者伏遇某官一片盛心兩間浩氣奉天下嗜好不足
動其志故胷中識見孰能蔽其明相與以道合相與以義

言冰寒一室不可以勢奪不可以利誘壁立萬層遂能成
人所難成之功益堅行吾所獨行之操雖急流而勇退慮
包荒之或遺陸生獲進陳戶牖之前匪為近計子皮乃奉
鄭國僑于後欲為永圖先生遠慮可謂忠哉吾儕小人何
足膺此某敢不勉思卓立無負深期慚匪造洪行入烏公
之幕豈為湜籍尚須韓子之箴心之銘藏言則膚深

謝陳制帥辟制幹不赴

鄭雲巖

士為知己用敢以他辭官非為人謀出於公奉寥寥古意
眷眷舊生行或使之止有尼者儻非曠度之深燭其被大
何而遏逃是用陳情輒干典記切以漢之得人昉見公車
之汲引晉之分牧始有幕府之招延郭裴佐佑中興共功
名者皆當世不群士韓范經略西事任議論者亦本朝第
一流而况地在昔帝王州運當一革夷統挺生人傑追輩
元勳叱咤風生鞭笞雷掃指顧之頃踊躍而趨是豈擁腫

可備斧斤亦非脂膏能入爐鑪明府眼空四海陪都肩駢
異才不謂荷囊入奏之初乃取挑蹊舊培之末縱使怯懦
豈无激昂安得呼之而不來寧有作之而不應其必有以
決非自安伏念某三十年負笈求師三千里采芹分教足
踐乎蒲澤潢池之上身依乎蠻煙瘴雨之隣以古志讀古
書常苦談河之病仕危邦處危事但多出位之憂恍如舟
葉之遇風何暇簷花之對雨孤生本无可取當路誤有見
知幸逢龔少卿之賢議曹得行其計遂使雋不疑之謁繡
使得俾之留雖就烏大夫之羅猶在齊太公之履崑崙已
破固咸戴狄樞使之恩番禺不安又方切余棄公之慮行
遲遲而未決車皇皇而若何楚之有才晉實用之无非餘
澤熙之築臺隗將至矣何待來年願舒徐數月之期行奔
走二天之下茲者恭承判府留守安撫制帥侍郎先生兩
儀間氣一片盛心匈奴尚存私不顧室家烈烈丈夫之忠

膽盜賊既滅憂不遺君父堂堂國士之高風百年可數幾
人一代誠為獨步條陳鯁論无非方畧之可行喜動龍顏
曾謂謨謀之未有眷之隆者其責重任之專者其望深此
公之建壇必大網羅而士之彈冠亦求鞭策是得依歸之
便况逢成就之機將進趨起是何濡滯已以吾馬有繫其
駒未舐隨濬川媒魯崆峒之日暮必期為李君御望建鄴
之秋來立義精專陳詞膚淺

謝李制置珏辟充制幹

劉後村

視師江左方宣閩外之威試吏邊頭驟中懷中之選未條
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贊一牋
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者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時名已
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况將圖不世之功名是必合衆
人之謀議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制溫生之才裴晉公已
用韓退之兼采柏耆之策或聘由岩穴或奮自布常在上

者極東拔之公在下者无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繫
乎此府之觀瞻倘无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
賦或為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刺
苦材極闊踈十載光陰盡銷磨於紙上千年治亂或感慨
於胷中噬臍痛和議之非流涕念復讎之事中緣憂患已
自誓於墓門晚迫飢寒復遠遊於塞上天荒地老雪虐風
饑老校退卒之所見聞蔽裘羸馬之所經歷乘邊憤激亦
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忍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
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
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珠履滿前已有先登之客褐
衣入見許陪後至之賓似憐弃擲於道旁欲使走趨於麾
下特達上公車之奏慙慙移光範之書寘諸清流亦既有
臬鳶之愧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暗於機
事草陳琳之檄思苦鈍遲吟王璨之詩語多凄婉非有私

毫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思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
兼文武漢廷惟汲黯它人等呼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為
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
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变色然羊公威德可無覘首
之賓僚庾亮風流必有南樓之參佐初開玉帳首築金臺
惟藻鑑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冗瑣亦添招徠
某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
間然狗吠鷄鳴願竭小忠於門下中丹所蘊副墨未紆

赴廣西辟謝胡帥

劉後村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无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
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驚馳分侯王
之變化歲年將晚寧无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冥鴻之
志浮沉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
食敢期辟召誤及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簡以諭指念

高堂之滌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
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而未
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遊於圖畫道
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吊賦鵬之故墟覽葬魚
之遺跡涉江而賓帝子登岳而款祝融窮詭異瑰竒之觀
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鉅
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彥聚幙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
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奈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
淺慮共遊克苑雖慙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弊

謝京尹差權教

王臞軒

隨群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為師之戒十載
李蹊之猶舊一朝芥水之復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推王
畿之李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迩年允為遴選矧當大比
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鄉大夫之勸駕師儒有關詎容

妄男子之大庖如某者位置最早迂踈尤甚十一載未盈
於兩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
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累月于茲一籌莫畫燕燕休
息豈不謂之素餐斷斷無他正宜束之高閣獨於朱墨應
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金管之持書俾即璜宮
而代匱豈以遺簪之與墮履曾出門墻故由濁渭而入清
汪獨私造化嘉與吾黨獲預斯文免園活計之久踈依然
入夢鴉泮好音之見道應者同聲靖言思之孰主張是茲
蓋伏遇某官經綸道大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衆大之都幾
萬戶拜生全之德拯飢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撻伏僚發奸
不用趙張之小智虛懷以接屬僚刮眼而念孤寒致使么微
屢經題品某敢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人之患在好為師
自知過分友既信乃可獲上益務尽心

謝制置辟帥幹不就

王臞軒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瓜戍制垣有命將收置於李蹊得此
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尺楮徃白前茅
伏念某樣不合時癖惟嗜古初入綠水芙蓉之幕實在芳
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忠所事慘慘劬勞燕燕休息敢
歎不均浩浩易汙皦皦難全幸猶免謗崇遭家之不造遽
啣恤以來歸不能誓墓而堅宿心竟復入京而干微祿繫
匏已久食蘗良甘黃甲同羊半已乘風雲之會清燈共復
依然為山澤之臞敢謂元戎持貽嘉命將羅而寘之幕使
雖之露於囊誰為高明之欺有此持達之眷茲蓋伏遇某
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通於天方在妙年已負遠
略寧皇拔以常調付以邊城嗣聖賞其雋功陞之帥聞護
風寒者十載凜冰雪之寸心居無一念之忘君入具八珍
而將母屬殘虜釜魚之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
身風鶴助謝元之捷士皆用命江淮知万福之名猶不忘

寸長片善之搜羅蓋將北登明選公之事業致令么麼亦玷品題某切謂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限吟詩固不能却賊作檄亦未必愈頭弱不勝衣而豈解驅馳闇不睹墻而莫知機變况自上求下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夫之難事張文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後山所以有薄命之吟非敢以双明珠而見還惟別卜一瓣香而致敬欲望察由乘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譴公修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万里尚期於附驥

代謝招捕陳憲辟差

王臞軒

警曹滿成曾叨薦墨之榮贊府政負又拜辟書之寵百尺樓許之攀附三品筆極其光華疇不謂逢凜所以報切以上位者貴奉賢而報國居下僚者必擇主以託身曩時鉅公多入古靈先生之薦藁近世名士半出北山夫子之門墻惟奕代之儒宗有克家之風烈厲時多事兼司一道

之兵刑雅志澄清坐閱八州之人物行臺開大幕府選吏如小朝廷謂將邑當兵戈之餘而貳令分民社之寄鴟鴞之室多毀鴻鴈之居未安親民固係於長官振職尤茲於邑佐非智不足以剴煩治劇非仁不足以醒暘澤枯曾謂小村得居是選伏念某朱愚昧道白朴持身常教一絰努力箕裘之學孟鄰三徙厚顏紈袴之譎坐踰甲第之十霜纔仕東南之一尉當三考垂書之日有四郊多壘之憂星馳驛道之鈴月洗江城之析風塵正動惟知瘦怯於豺狼夜睫不交安得夢飛於鷄鵠方為山之虧篔幸近水之有臺姓名得上於刺章榮耀頓生於末路歲聿云莫將趨吏部以覓官道阻且長獨念宵人之有母遲遲西上挈挈南歸敢圖軫念於遺簪即俾克負而占筆察父折兄之念子弟未必如斯門生故吏之遇主人云胡不喜一力成就三生結來茲蓋伏遇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開物成務之多識

方在壯歲已負遠圖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秋風鐵
騎笑談却沙漠之兵由其更閱禮義之多所以容與功名
之會方聞有黃中之爲梗起公於練墨以從戎碧油運整
暇之籌不差尺寸繡斧兼平反之任益重威權貔貅鼓行
狗鼠褫氣凱捷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雲人物今正
眇然事變有大此者強藩悍鎮反狀已萌達官要人束手
無策必有問禮習書之元帥方成雅歌投壺之雋功勳王
言得惜君重天下安得數結已交口於南州軍中須有一
韓始寒心西賊預蓄英豪而待用胡爲鬼瑣之兼收某
敢不自勉孱庸力圖報稱士於知己雖披荆棘以不辭余
不負丞已對松槐而有誓

代謝趙京尹辟準遣

方烏山

贅負唐府條逾瓜及之期辟屬漢廷遂玷蓮游之衆最訝
謀身之巧獨銜知己之深亟奉贊以趨庭仍低頭而入幕

伏念某賦姿不韻殖學又荒折桂未償固已負先君之訓
負米求仕尚不免茲母之懷荷大尹之兼收憐小人之爲
養以龍斷之賤役厠烏府之後塵庸庸效紙尾之書寂寂
無幙中之辯辱灼知其底蘊侶蓋喜其靖共審臬事虛席
之餘俾謏材越俎而代聰明殫淺居懷不讀律之慚議論
闊踈空抱多活人之意亦曰學斯心耳豈必得其情乎甲
可乙否之万端辰入酉出者半載我獨賢勞也敢少怠於
寅恭士者切笑之謂此非於子產屢欲返屠羊之肆庶稍
便舐犢之情迄貪恋於息私尚低面於祿食豈敢謂我公
之盛德尚未忘下走之微勞一天空回疑可止而可久万
鈞愈重乃不進而不休始忻出谷而迂喬今乃望隴而得
蜀昔安道開河湯之圃苦言乃致於子由富公視并州之
師巨力莫辟於師魯何圖幸會有此曲成非大賢有嘘枯
吹生之功則底僚無超資越格之理安能效國士之報所

願死執事之門茲蓋伏遇某官有召畢之元勳兼尹張之
能事冢宰司徒之重印累累其相摩扶風馮掖之雄刀恢
恢而不頌豈有出其右者乃欲擇而使之遂使孤生得陪
下客某敢不仰師万一期補毫分甘旨所以尉倚門之思
醜拙想不招入宮之妬幸甚三為屬吏矣侶是結宿生之
緣勤子一至他人乎固恃為終身之託感深言淺詞拙情
真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六

續集

游雲翔

書